河北張縉彥垣公艸藁

淸苑呂翁如正始選定

楚黃門人盧綋澹巖評校

徵社題辭

此何時也欃槍爲難蚁地動天濟用權時長夫踊於役萬卷矣猶憂憂於八股中櫛可否黜黃黑真楊子所謂壯夫不爲者雖然天下亦何可無士哉漆園曰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

之在國如虎豹隱山蛟龍潛淵伏乎中而威乎外者每先徵之於氣氣有所附必徵之于議論文章昔相馬者寒風氏輩或相口齒或相頰目相髭相胸或相蹄脚得其一徵而馬無遁情矣夫馬之神駿豈必在口齒頰目髭胸蹄脚哉其徵之者異也士亦有徵區區八股而節之高卑材之滑易質之輕鈍能之長短敷乎其言而弗能少掩何也氣使之也士之自徵也以氣世之徵士亦以氣余曩吏寬州無定河邊承平爲戎馬場值天造在九雀竿塞火如繹開署堞樓若以官爲戍亦復有聲應數輩滿戶外屨氣相予也噫伊何地何時哉已承乏華池故西京王地栽山煙雨渭水晴光隹氣鬱然藉此傳舍一官作主人願亦稱而蔑虐首爲厲呻吟比釜之首兵之巾憂心擊眼目遑遑不克矣乃取諸人士殺撰其言蕩蕩夏聲頗有先秦甲天下氣余卽以懾敵人戒武備寧敢曰此變徵也而

戾于大道若夫暖姝濡需時氣披靡比之于馬
則貍德也寧敢以此相天下士
徵文于氣真有本之言以此相天下士百不
失一也說得文章如此鄭重大足爲騷壇增
氣

呂恒吉文集題辭

余讀呂子文至驛女奴餘諸篇愾然曰此天人之憂苦者哉女子能爲容不能爲悅士能爲才而不能爲用一身似葉五斗垂顧則可悲矣夫呂子鼓篋讀書含光隱曜即輝川媚谷與文身華國等耳何僕僕執掌爲故呂子而丞也屈節也雖然使呂子蚤年攻帖括廢古文一蹴而登上第即痤筆火篋其取世資得矣其耳目之所睇聽心思之所刺射手腕之所揮斥縱橫經緯

未必遂至於是嘗聞之古人云蔡之不及其時而歛之不待其熟君子惜之恒吉起南越著花政諸書傳于世亦可以錚錚自好然每每折節從眉公思白遂東諸先生遊漸漬于列公者素乃得之心而應乎手自向使呂子得志致身其卑以自牧學若不及又未必如此由是論之呂子而丞也非屈節也進學也嗟乎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文章不加乎國則功名不白呂子此集政不必矻矻窮年即倪首一官隨分自盡亦不可以困天下士矣呂子爲人傴僂循墻走其養則無應響景若木雞焉而不阻其爲文大矣文人知之而不勸人不知真穆行矣穆行之爲文人知之而不勸人不知而不阻其爲文大矣哉

丞之於官則卑而於學則益也然則顯赫其抑無足羨也歟卑賤其抑無足憾也歟斯文之教我者至矣

章補仲時文題辭

文章者人之性情亦方土之氣也釋氏居大地之陰摸言皆空孔子居大地之陽摸言皆實大佛大聖人且然而況文人鏤墨鑿楮議議由於自然藻采得於造化不以所鍾而固所居而安乎支道林之言曰北人學問顯處看月南人學問牖中窺日地氣之秀不同不可強也司馬公生于龍門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以歸而文日以益進觀

其制作無不携五方之氣于手而摩盪出爲文章則取氣之功博矣今人士無不籔揚江左僕謂文人搦管欲一息而六幕之氣皆備若令人挹之曰此江右此西江此浙此閩此楚之氣也亦高而不達南人嗜稻北人嗜麥有久官北者後覺無麥而腹不克故腸不備五穀者胃不全也文不備四方者養不周也補仲生江左鑪青土赤土白土驪土黃土之氣以爲本質其讀書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友天下未足無論東吳河北黑子德輝下焉其取氣也目不窺園以靜引之故舉會稽具區雲夢圃田以及涇汭疆蒲嘔夷諸地風聲輿志無不輳奔其懷中蜂化諸香遂成甘膠以殽撰歸自然其太史之亞歟墨莊具在卓然示人高曠然廓人大淵然引人深幽然絕人渺支道林若在恐不得以清通簡要淵綜廣博析南北而相之矣僕北人鈍根欲借補仲之筏破地限焉

上下古今包羅儀象具此眼光具此心胸方

可與談文事

耐苦誌題辭

嘗讀子輿氏大任之篇知玄而上者之爲爐爲工微矣哉福利宴樂容容者享之坎洊風塵困臲霜雨莫可圖說之苦則有胸有心者當之孫公平生無温飽志毅然以巳任天下而僅以一經顯苦矣筮仕三秦値天不造一丞棘棲諸艱歷盡而京兆而北地天苦秦更以秦苦公公非秦不足以苦副天公其得苦所哉巳量移上郡秦苦荒而此地爲魃女都居秦苦兵此地尤潢

池首事千里無煙燐火明滅公其進苦之巔咀
苦之味不少留餘耶典午洪公素刮目待公至
是特上公于朝分以符而苦方新矣維時某在
清濶與公汎無定河登赫連臺秋風白髮公之
苦某亦分茹之身在苦中始知公苦知苦之深
返不狀苦之境惟有堅力忍性與相終始耳公
今且邦郡司馬開署西川寢起反側子之巢而
苦一變又拜軍中從事以四方之苦爲苦家于
馬上而苦又一變噫女爲悅已者容士爲知已
者用蓋有知公者而公始苦耳滅此攙搶偃彼
旄頭洪司馬之所以先天下憂也公之所以先
天下苦也

纏綿苦中滋味曲盡非身嘗苦者不解說苦
非真能耐苦者不能釋苦也

清事鏡題辭

人有言鏡之明也功細人之明也功大蓋以鏡自明者見物形以人自明者見物情也嵩嶽氏博覽羣書其自處也抑抑若虛從不雌黃人物然發理排疑瞭然若指諸掌其淬磨于學問拂拭于性質者況矣同輩咸以水鏡推之一日出所集清事鏡示余蓋其讀書之暇游情奇賞掇拾異趣每有所得取筆識之一展卷不啻軒轅夷則洌人心膽也張子曰事則清矣鏡事者有

清于事者也鏡則清矣清鏡者有清于鏡者也古之鏡銘曰見爾前慮爾後人之明也非猶夫物之明也然則余之覽此亦共尊夫嵩嶽之明也已

簡淨如秋水澄波對之心神如徹何止足映鬚眉

鄭公度醫案題辭

北方故少名醫十三年大饑次年多疫死壬午以來乍豐作異病鄭君公度每遇病人投一匕輒豁然已以是全活者衆豫士大夫稱藉甚予讀禮抵家與晤談見其好奇嗜古三代秦漢名物俱能于斑駁浸蝕中如數囊篋且好俠廣交游每不侈談岐黃然排難解鬱則發而輒中又不責報活人而無德色真快士也一日江山圖几上得醫案一帙曰鄭君手也余曰韓伯休畏

人知名鄭君快士乃岐黃耶既而曰伯休不欲人知名然賣藥則不于山于市葢不處稠人中無以廣吾救人之心與術耳公度此書非自詡以委曲明吾救人之心與術庶乎見吾書者本吾心以廣吾術猶之韓伯休之行耳然余于此有悲焉天下何多病也善病而無善方比比矣遇紛糾而無氣魄病怯也處泛常而好叫囂病狂也臨危疑而失明斷病昏也當艱難而多退避病悸也見悅利而行躭附病熱也肢膚之病鍼灸司之腑臟之病湯散司之心性之病扁鵲見而却走矣以此語鄭君當以予言爲迂否觀所論述鄭君殆醫而隱者也

王覺斯先生遯山文集跋

先生自吳歸避亂共城愛北山隩衍因家焉題之曰遯山携所刻詩已滿車矣又將出文類梓之或曰遯也焉用文之夫當位貞吉與時偕行遯之義也先生少宗伯時具疏爭和議忤武陵名動天下與政府議差規毅然不屈所謂危言危行非與又安用遯爲也今高卧深箐侶猿鶴而友飛仙若遯之時也然觀天文察時變文明以止豈枯寂之事所能究極耶敷先生大人之

用以貢天下麗日星而行江河此集出卽先生所推少陵昌黎恐讓席爾豈非嘉遯之貞吉者乎海內諸公敍義已備愚從先生游共山者數四亦援筆以識其尾嘻嘻遯者退也轉而臨則進而偪于物也時變不已且驅車而出爲咸臨矣

詮遯義要言不煩覺斯先生節誼文章具見其中矣

江山圖繪月跋

孔老繪事一語抉破千古詩訣門人中惟西河了悟曰起予者商也千古說詩無踰杏壇矣吳中曹顧僧繇以來繪事雲起然未聞繪月者也汪子山圖破重雲摩碧漢奮五色彩毫解衣盤礴將氷輪皓魄一筆掃盡斯已奇矣昔人刺圖而隣女捧膺畫鎖而楣龍斂翼皆天機之所游非人工之可逮抱此詩也寒光入人懷袖蘿陰苔砌濯濯不夜然余聞之月有主人竊藥而逃

爰居廣寒厥名姮娥施朱則太赤施粉則太白爲我謂汪子曰須學羅公遠投杖成橋闖入三色桂下躊躇審顧輕描淡寫慎勿唐突潦草蹈毛延壽前車也

如此論繪可謂傳神阿堵末段指點盡家三昧將令道子龍眠一時閣筆也

書孟公行錄後

昔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廼制謚敘法故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以施勸也賢者或布德執義揚善守節而無以與易名之典于是乎門人有私謚私謚者隱德所繇芳也孟公行事余不槩見尒子大白貫月過從余襟懷磊落負氣節能文章而意甚深沉似學有所本一日出公行錄葢公沒之日門人何大生等私謚恭惠而公子又蒐其遺言遺行以告諸同志夫敬事供

上曰恭采質受課曰惠其人旣朽門人斷無以
此佞其師也以余所見兩公子以合公所教以
識公之所行葢卑以自牧泛愛親仁庶幾近之
余不敏不能附會以詮其義而姑爲進一解周
書曰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
章也公功不配行位不配德車服氏號空消磨
于墨汁頴尖中遺書手澤盡在兩公子矣奮莪
館窺金門下昭代之制書爲公責黃壚垂青史
其爲謚且公之一時萬世松楸蕭寂圖書冷落
區區私謚非其志也余方居廬覽此不覺垂涕
嘆乏頴封人之義也故書以遺之

觀通篇詳愼之意益徵謚法之嚴而私之不
可輕循也至末更有謬菲餘思固有情者之
所同感

金剛經疏義跋

默疑和尚住馱灣演法華閉關者九年辛巳以
先君子大事出臨經堂與余詮釋了義多所契
合既又入關以十五年爲期少年緇衣立定脚
根精進求佛無如和尚者一日從竇中呼余曰
我欲廣布金剛證果錄手抄不能也大人能爲
了此因緣乎余曰此爲下乘說法耳憶令池陽
時與張君憲談金剛經義機鋒互出要渺相搜
散見于書記者尚有存也請公諸禪悅令天下

人識精堅之義而證果不更大乎或曰經義不以色見我不以音聲求我故普覺禪師曰佛之一字我尚厭聞今于佛外有四句偈偈外有三十二分經經外又有數千百言註疏其爲色也音聲也多矣余曰六祖不立文字而見地作佛則從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悟入是仍以文字悟也善悟者從偈可入從經可入從疏義亦可入不善悟者即滅燭焚鈔尚無把鼻終空虛魔障耳疏義者金剛之把鼻也若能剖出了義得大堅利以破貪癡嗔之世界何處有我相何處不見如來乎和尚唯唯余方應天子召典兵戎欲與一時高衲訂正而苦不暇草草付之其同識者白雲僧又玄少室僧東渤杏庄僧孤雲玄極僧素實也

是謂掃除一切真叅最上者也不住相不住法得此一喝了義現前曹溪心燈正堪作印

祭唐僕射李衛公求雨文 三日雨

崇禎乙亥五月某日池陽守吏某長跽昭告于唐僕射衛國景武李公之神曰撥亂反治人傑之雄資捍患救災神明之顯道帝王開國每逮湯沐之仁靈聖垂庥必鑒香火之德於惟衛公文武才備將相勳掀奮自茲土遂蕩中原雷轟江濤電掃漢月煙閣雲從靈雨澤淳燕貽孫子服物遺書惠此下民歌咏倚歟秦國不造胚茲莽戎白骼相望黃埃蔽空陽驕不下陰伏成濛

庶民弗忍神應恫衷悠悠是天辛苦盩隘火菑
火痠非神不瘥我公微時神姆告禎匪龍匪馬
溝洫淜浤豈曰傳疑氣馭幽明至今思之靈爽
英英迨石晉間陰兵有赫偶著明威玉封顯奕
蕞爾原邑妖氛四屯咋舌而去孰知其因戴天
忘高深用斯懊烈日可揮懶龍可討疾首腐心
載沐載禱伏惟神聽神聽如雷嶽祠陳說激烈
中懷豈公爲神叨乃不來何以示信對天下哉
爰雲靉靉爰雨霏霏呻者以歌瘠者以肥輪奐
將新裔人且出式主禋祀萬世芬苾
神靈顯奕千古如存得此奉揚衛公聞三日
而雨真奇矣哉

祭文太青先生太恭人文

太恭人以名家子結髮事少白先生備極女德近世罕匹幽有聖媛蓋庶幾焉且爲太青先生所自出先生抉先天之秘載開載闢後太玄者一人繇來殆有然矣太恭人殂母儀霑衰然神明之配天爲列象地亦不失爲嶽鎮川瀆之神九歌不云乎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夫以皇英之聖能以其神主湘淵而子無足述且動人太息以較太恭人何如

耶某幸侍太青先生而仰太恭人爰太息而作
揚靈其辭曰徂婧靈兮遲暮景隕摵兮日沍云
漫漫兮四埜冥天壞兮越路逝分北以阻幽兮
濯靈陫側兮結愲愁餇兮暗濛迫騁望兮桂宮
引紫閣兮延射熊大液波兮唐中怳舟游兮木
蘭泛灝溔兮冲瀜荷夜舒兮菰叢鼓鯨鱗兮漾
水蕻擢虙妃兮歌嬴女裁泙瀉兮沃容與侑衆
嬪兮逐穸宮商闋兮敔律呂余邑邑兮將迎耿
匹卽兮遵渚遵渚兮未極奄飈東兮云趣朝夫
君兮北征指瓠中兮鶩長平九嵕岉兮玉樹菁
憔丼泉兮右旋薄墟莽兮亶城草萎黃兮長薄
升龍葱兮山塋埜廓落兮阜盤塊石獸兮猙獰
寒松有青兮拍闌珊風蕭瑟兮霜團團杲嵐重
兮杳煙桓偕公子兮永所懽忽南望兮心悲遄
吾征兮秣驪綴霓旌兮姑鈃乘飛龍兮驂兩螭
後形天兮前封姨朝發兮北壠夕濟兮鎬地望
長安兮彌節薄吾廬兮廣楣入廡門兮相羊歷
除兮上堂戴石藍兮萆荔芳佩珊珊兮堅栗光

敷筍席兮縿幕張純文具兮瓊床華玉几兮拖
璜靈之戾兮洋洋踖吾足兮肅吾僚中怞怞兮
未敢佻熱都蘭兮荃薜藍有糈兮簋有肴橙榛
肆兮榲悖蓴葵登兮葦茆滌犀觥兮薦芳椒歲
晏旻兮傾仄羌棼泯兮分蟊勝音不可兮驟夷
冀窅杳兮晏息

奇文共欣賞置之天問九章中當無以辨

祭司寇李太公文

某之初謁伯翁也在甲子之冬時公爲司寇閽
人白投刺與少君同年也公趨出未及詢所自
茶畢將辭別然後話及居里姓名公起揖曰是
兒輩所居嘗頌服佇望欲師友以罄生平者也
乃呼僮進雞黍趨役走仁壽寺中報我年兄曰
爾張兄至嗣後予弟兄旦夕相依課業不倦伯
翁時時提誨閱冬春不輟舊例同譜中至燕市
每公會其費不貲皆綰綬者出辦時守土寥寥

公乃糾在京凡同譜中若祖父昆弟皆與焉同榜兄弟得以旅進旅退融融如嗣後某鍛羽歸公爲時所忌亦入山恐不深矣辛未之役某與燧臣礪志如初期得當以報公時某爲二豎所侵卧榻燧臣時時臨視勤醫卜及某倖而售急訪燧臣已去去之時與王王屋張九玄輩揮淚而別某追之不及亦泣數行下葢非爲一日得失也燧臣常向我言我與若皆有老父倚閭之望非得第無以慰膝下故爲是泣乃未幾某受寬州綠林遍地黃馘在目常惴惴戎事間雖走書吾燧臣而雁斷天雲矣今年仲秋偶燈下閱仕譜保定佐郡列我公名銜對僕喜躍曰公乃不戀西山蒼生幸也至九月而忽接燧臣手書聞公訃矣嗚呼痛哉公素康健善飯豈近日已衰乎燧臣事事相聞豈伯翁有恙而竟不之告乎郡伯之列名宛然也胡爲乎書在側也痛哉生欽其誼死不憑其棺殯不造其宮某獨何心能不涕淚橫集耶伯翁學有源本步履皆法先

民家範清嚴孝友著聞其掇巍科晉司寇多所平反爲一時祥刑燧臣已冠禮闈孟季才畧不肯下人我公之志其有所大暢于終也然公未及見賁志以沒此吾燧臣之所望天無極者也余與公誼如父子故不敢以世人腴墓之言聞于九幽獨述其與燧臣相勉相切之義如此公其格哉

篤摯之文無一字可容假借是知天地間有真性情不患無真文章也

卜地祭鍾靈神文 先君卜葬既定見異風旋轉夢一神來邀自言鍾姓且有眠弓木土絲綸鍾鼓之語遂移葬

人靈惟地卜兆當圖其安德盛惟神啓佑必示其意故愛道愛寶天地有閟惜之形而積善積慶陰陽有合符之報茲因先人在殯謀啓土于郊原乃命高士尋塋將遷柩于河滸畛域方定爻象粗裁謂此地北環河流有活虎生龍之勢西枕高阜似鸞翔鳳舞之情三臺列以長屏兩案疊而突兀堪輿之言如左鬼神之道敢誣迺

旋風示奇繞馬首而不去異夢有符逗姓字于人間或古先哲王陵寢之是宅或公卿將相故塚之攸居翁仲既已銷沉牧豎亦復來往乃曠世可以相感必再筮可以相通謹用束芻用薦明祀眠弓之讖適合土木之臧可徵遵此改遷敢忘顯佑伏願溪毛澗水常懷絲綸閣下文章立德修行不負鐘鼓樓中刻漏

卜兆既獲異應非此文不足以報之

祭虎文 時白虎入城吞噬祭之遂已

維崇禎五年七月初七日清澗守吏張　告于山川林麓上下靈祇而祝曰竊惟天降下民而立之防護明有人而幽有神其殘害生靈者有殺無赦今百姓當兵燹之餘性命相延如線如髮日者蟊賊煩生豺虎當道啖人肌膚飽人兒女夫婦辛苦餉作不能保其首領是以疾首痛心呼天撞地以求賒死嗟乎皇天仁愛川原林莽百神治之豈長使之逼處以干神人之怒

其爲天子守此土其或者殘民以逞民怨神恫則宜有殄于厥躬無徒苦百姓爲不然者獸相食且不容于盛世何物猛獸張吻貪噬以與天子之命吏爭此土必無幸矣惟神展英威驅獸可誣哉其或戀此不去必選材技之士操健弓毒矢以與之從事神其相之

情詞激切直與昌黎祭鱷魚之意同中間引咎一段又無姝六事自責也

河北開科議

壬午河南鄉試以寇圍報罷九月黃河泛濫汴梁壞始議開科河北然地方重其事稍難之蓋以爲搶攘之不遑也物力之不繼也三郡彈丸之不克容執事也此三者誠是僕亦深以爲然以易吾開科之說何也凡吾舉事必從其重者大者則其輕者小者不足惜也凡吾論事必從其重者大者則其輕者小者不足奪也蓋不足

惜不足奪則從吾之所施爲權宜出之可有可無可盈可絀要不失吾之重且大者而已矣夫兵事者爲天下驅除大難也爲中州父子復讐也至重至大也科舉者網羅才杰之方也收拾人心之本也至重至大也故兵事督撫鎮治之科舉則京差及內外簾官治之而監臨察詰其事不在關防之內與核察軍前功罪原不相妨國家制度自有深意非文事之有害于兵事也亦已明矣若賓興之費固自不貲然遼左有事

坊銀頓減例而推之不可一切報罷乎如卷燭果餅以至衣袍等項皆令自備宴金坊銀盡爲裁免即監臨提調監試以下內外供給皆令本衙門自具不仰給于縣官如是則費者甚鮮費者鮮則一邑亦足取辦且凋殘之後百姓借此得以羣聚而市其所有甚長便也夫貢院相度措置最不可緩也在單懷有空王府可用在共城有書院可棲一切土木之工歲月之需皆所不必計但如簷廠規制備箚片數千足矣以隣

封協濟自裕也卽此三者艱重難舉猶將輾轉以達吾意之所存況此三者權宜具足亦何憚而遽廢數百年之大典哉試將其重且大者究之昔洪武三年兵戈未定妖孽尚存亟詔論天下開科鄉試以子午卯酉爲期今豕突之草寇比未殄之敵國何如也當日以草創而弘綱羅今日以小醜而墮文物亦可嘆矣且也太祖于本年不常馳諭高麗交南占城諸國乎一體收試不限額數今日之河南雖罹兵火未爲荒服也國初收四裔于幅員今乃棄腹心于異域萬不可也況河北塊土與京師相爲表裏籌燈帷火尚自無恙若以河南就試河北寧詎如三國之涉中國乎近聞五郡士子僑居河上散處幾南齊晉諸地者趾相錯也開科收之不患乎無人矣或曰閭閻梗阻殺掠既多卽收之未必卽至縱使不至而我不棄中原之心固已足以明示天下矣昔魏文時三國鼎分士子播遷尚書陳群立九等官人之法以收其才今疆域破裂

草澤鳴沸江亭銅駝必有顧中流而洒淚者扳
袂從王舍八股奚繇焉聞彼狡賊破雒陽時考
試行賞以蠱惑人心今其僞示亦云保舉豪傑
加官鎮守我不宏開新楙示大一統之規模狡
黠之徒恣走胡走越之足其誰禁之禮部之覆
議也欲詳慎舉之非欲廢也我之候解圍也欲
居重馭之非欲停也今不幸汴梁沒矣無可復
待矣昔所待者遲也今所待者罷也遲者今不
舉後必舉也罷則延一科少一科也癸酉東事
孔亟北畿塲罷再越月卽襄厥事非爲人士急
功名也誠見夫挈散佚之氣收有用之材虎臣
淑問在泮獻馘有不可已者各公祖各臺文武
攸宜咸嘉與是典以觀其重且大愚無所知識
敬出是論以佐之

凡事宜顧大體不宜計小費如此區畫可以
杜畏難之口而振因循之氣矣

治河議

河之難治也自大禹而已然禹貢導瀆諸水皆有定趨惟河導杳落與時俱没此在神智已然況下此者乎是以三代以來率多河患漢文決酸棗漢武決瓠子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決東郡流于博州又決平原渤海諸處入青冀之境以達于海此東北之潰囓也自東漢以及宋初稍鮮水患宋至河間河決大名爲寧決澶州曹村河道南適北流淤阻東

滙于梁山濼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而南北之患均也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東南經開封歷項城潁州東至壽州全入于淮正統十三年決滎澤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河勢南趨自此以後東南之濫觴盛矣然未有水高三丈衝都會沒崇墉洪流三岔漂突數千里如今日事變之異者也變太異則視之也重視之重則舉之也難舉之難則應之也緩故總河大臣曾請修矣而旋復報罷夫以欲罷之心當最異之變此中利害不大可寒心哉古今治河者總括其說不過疏濬塞三者而已今日治河似無疏濬之法要不過塞與不塞兩言而已爲不塞之說者曰帑藏空也物材絀也人官虛也兵馬馳而時倥偬也此皆然也而未深維其利害也深維其利害則事即欲息而不敢息也事即艱舉而終必舉也何也治水者相水之勢而善消之與水爭則激而爲災與水排則助而爲禍朱家寨之決非

盡水性也賊掘之我又掘之其排而去也助水而爲禍也今水腹堅而決口漸緩故道漸深怒流平而水之性見也水之性見而我不治再縱逆流是與水爭也亦終爲災而已矣葢不塞之害七塞之利十其舉事之難者三而總務之要者二何以明之今歲一漲汴梁丘墟再經夏秋因其澤渤衝決遷改愈不可測一害也黃與淮二瀆相合宿遷以東至清江浦三百餘里水無半尺漕船同空皆爲阻困二害也水下流徑投亳泗圍陵所在雖有崇阜而水流蕩越不無可憂三害也千里汗菜久必蓄爲大澤寇盜憑之將爲淵藪四害也所没之地不可屯種失百姓之業五害也不塞于此則必夾堤併流修岸濬於費無窮之力六害也河身平淺褰裳可渡失中國之天險七害也此七害者一塞之則反而爲七利而又可以修復汴梁漸圖保聚以扼中原之形其利八而又可以工食濟度漂没之民以繫屬其心使之復爲我用其利九而又可以

斷寇馬之馳驅省三郡守河官兵鄉兵之費其利十此七害十利者不可不深權也至所謂三難者何也朱家寨決寬二里許馬家口決寬一里許大小堤斷爲四五處治堤治埽用土用石用鐵用木用草用竹用絙之費種種不貲此其難在工費兵凶水患而後河南之州邑盡矣人其餘幾非動大衆一二萬不可也何以取之此其難在工役樁橛草葦雜稍竹絡鐵錨麻綿等物未能猝辦生產地方率多破陷商賈裹足招

買不來延至夏澇工力難施此其難在工程然事得其要則棼亦可理重亦可担也亦曰大工以錢糧爲本大功以得人爲本耳河臣原請金錢三十萬不知內部允詳若干如此大事必請發內帑十萬而若節裁若那移若搜括再措十萬蓋河工歲費不貲東省沿河郡邑皆有庫貯每爲別項借用而大挑小挑率多以里夫僉役工食浸沒在官若聽河臣逐年清出以河還河必有濟者至總河會推必得通達詳敏之人躬

臨決口相度料理而以大梁河道備物料輝縣水司督工程綱舉目張刻日可見而欲重事權或以少司空之夙望允孚者出視河工將奉揚天子之威靈河伯無不效順矣二要得而三難不足畏也十利行而七害不足杜也斷以行之信以成之吾豫其有瘳乎昔漢武決瓠子格于大臣之議二十年不治後乃躬臨河上沉白馬璧將軍以下皆負土卒築宣房而河患寧今沉我名城流害無已廟廊之上若行所無事者愚愀然深計遂書此以復

誠不知其解也都御史臺王公子房俯詢及此全河之勢在其目中治河之弊在其胸中議論條理不止令賈讓輩咋舌而退使神禹遇之亦拱手而服也至所言七害十利三難二要而總歸於得人嗚呼難言矣天下事果得其要何不可了寧獨治河哉

仁昭而義立論 閣試第二

天地生物而養成之者人也能生天之所生能成天之所成而予以克全謂之聖以全爲道者也天全而黎民敏德焉我無服天下之心而天下冒於其教咸若於化我無制天下之心而天下禁於其令咸飭其威於是言仁義者歸之何也天道本元亨利貞則元之流行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于時爲春于人爲仁利者義之和也于時爲秋于人爲義而總斷之曰乾元者始而

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元外別無利仁外別無義而帝王御世之道可得而言矣議者曰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言道言教是矣而德以專屬仁功以兼言義仁義之在帝王果有畸尚與從古稱仁如天宜莫如堯能明馴德以親百姓協和萬國皆指言仁之能事而十六族未升四不才未去洪水浩浩懷山襄陵尚未見規規裁制大有所震動懾服于人而化極越嶭咸被光明者何也蓋仁義非判然異施能克用其仁而專物宜之此卽義之盡矣堯之仁在爲天下得人爲天下得人而仁天下之事畢矣義天下之事亦畢矣故凡稱舜者皆堯也凡舜之封山濬川平水土弼教明刑典禮作樂其賴及九官十二牧者皆堯也乃疑之者曰九載績用弗成而不卽加誅下民魚矣律以救災恤患似少義之斷而不知堯之用吾仁者政妙于不驟用吾之義驟用吾之義則必顯震吾之義而不克受吾之所以仁

者則何也有鰥在下孝聲著聞公卿大臣未之
深信吾扳之微賤之中承吾美大之業則必且
疑且駭故留大功于舜而使之震動人心不然
五典百揆之業何自運哉故夫堯之用吾仁者
皆隱之其不明用吾之義者乃其善用吾之仁
其用吾之仁乃并以善用吾之義也故人君一
仁而已矣仁者人也生人之本也桃李之實言
仁生物之本也仁之統人物也猶月之統羣陰
也月望則羣陰盈蚌蛤實月晦則羣陰虧蚌蛤
虛月昭于天而羣陰應于淵聖人廣乎心而天
下合于體仁義之道無偏廢亦在乎真而已矣
唐虞未嘗無稱說仁義而九州貢賦百職式序
後世代楚救邪稱名甚正一日而叛之者九國
之之道致之也太公周公皆周之賢輔也太公
日施厥虔劉靡使有餘周公曰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故義氣勝者其流爲霸尊賢尚功去一變

至道遠矣況其他乎漢之文景仁過于義而滋
吳楚之釁武宣義過于仁而卉雜霸之治貞觀
仁義既效而漸不克終宋之真仁近于仁而優
采有餘蘇洵憂之以爲習于惠而怙威臨川反
之熙寧元豐流爲申商而不足矣此數君者于
仁義何居哉故内修多慾而外施仁義此非爲武
帝之言也爲桓文
每言仁直接十六字之傳而孟子對齊梁必兼
言義豈孔子有所未及與曰政以破戰國功利
之習仁之理微義之用嚴非兼言義仁之道亦
不得彰明大著矣
仁義一源耳異名而同功其文直捷快暢讀
之豁然覺原道篇尚未得其要領而落宋儒
之口尤如層層障縛聽者畏其苦難得此始
知道學文章皆現前樂事也

時習解 閣試

古今無一人不在學中而實無人能指一事以爲學何也有言詮則落影迹有影迹則落形廓有形廓則有生滅有生滅則一枯息而不復發育故古人所據爲得力而開示後人者皆學之衍其迹也非學所存也學之所存如魚飲水龜食氣解之便非自然即是故尼山開戶講學而括之曰時習此固剖破絕學矣雖然如時習之可剖破絕學也學者當先剖破時習矣言時者

曰君子時中曰上律天時皆渾淪語耳夫子自譜其年由十五三十以遞至七十其敘時也審矣然未生以前奠楹而後遂非夫子之時乎言習者曰服習衆神曰朋友講習皆空譬語耳夫子自譜其學由興詩立禮成樂而執射執御其言習也深矣然詩禮樂釋卷而射御離器遂非夫子之習乎且時者陽極陰萌陰極陽芽信道致詘詘道致信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滅其所有而損其所成凡爲時也者皆習法也吾不能破時于習也習者形親就而後熟神綿衍而始長風之洊至也曰習前際後際無分風坎之不盈也亦習始流末流止一水凡爲習也者皆時成也吾不能破習于時也然則聖人之學猶可以待傳哉學者覺也夢中忽覺覺不復夢而後依時按節晨起朝作着衣啜食以長養于此中此真學味真學訣如必欲舉以告夢者千百其言必不能喻但一呼之覺則不言提囑彼法我法無不如是聖人之教覺而已矣覺而聖人愚

人無不如是可預解乎善乎兒說之弟子之解閉也魯人遺宋元王閉人莫能解伊乃解其一不解其一固不可解也問之其人果然夫知其不可解而不解是巧于解者所謂以不解解之也故時習之爲學也不必剖破是以不可剖破剖破之也雖然大易曰不習無不利人知習而後利不知不習無不利也昔釋氏悟本長舉無字提斯一念倚桂昏寐不覺無字出口吻乃忽爾頓悟洒然融釋吾儒誠能以無習爲習則花香鳥語水流物生皆時習也不然則時時咕嗶時時被誦反墮釋氏結習矣

妙諦克口而出真足令人解頤宋儒遇此當亟撤去講席矣宋儒詮理漸入於深猶解縛者益加縛也此文詮理漸近于淺所謂以不解解之也向曾以魚遊水中人遊學中作時行物生解叅之斯義自疑贅矣

稽勳員外郎雲木周公暨配墓誌銘

崇禎巳卯驗封員外郎周公卒於家先是公以
封孺人在殯請假歸里其時邑中大饑西山黠
民肆掠無虛日公一一籌諮其狀與當事言得
所請邑土垣不可守公倡義改築高廣倍舊趾
數月告成公以此勞瘁成病再疏調理逾九月
不起遂歿悲哉悲哉余與公同里同學同舉進
士公請歸時余於張翼門外移檻相向屈指春
明當北轅公抵里折柬寄我慷慨悲思一似重

有憂者未幾投疏言病而計音至余爲文弔之
其子　營葬北原以誌銘丐余謂余固深知
公如公深知余也不敢辭按公周姓諱一棟字
雲木別號桂明以世變失家乘其王父名禮者
生封公七齡而孤已能刻厲爲善子二長一松
次卽公公未生時有老衲指其閭曰此當誕奇
兒予之食不顧及公生而慧寡言笑稍長嗜左
氏春秋爲文逼肖之名噪邑中適學使者比士
會母病同輩趨入公不顧曰吾寧有親負米豈
顧仕哉服闋莆田陳公奇其卷援冠郡子餼丁
卯舉鄉試辛未成進士壬申官大行是歲使淮
再使周晉繼之建康又繼之凡四畏簡書隸人
牧圉巾車經過未嘗受盤飧役竣天子嘉勞晉
徵仕郎贈兩尊人如其官時中州缺銓司朝議
貪屬公公引差以避急驅歸里旋召起拜天官
舉朝怙然公尚不知也補稽勳歷驗封庭無私
謁常揭壁曰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爲高
處京都門雀可羅也丁丑送妻喪歸引父老問

以利宜出粟飼饑全活者衆如卹亾姊賑孀媛解妄訟焚貸券雖古所稱長者慷慨大度不過如此城事竣當事聞於朝有旨褒美予坊表尋染病卒卒之日家人環泣公正色曰吾以死勤事如歸耳何懟爲諭遺產與兄子均言訖而逝學使者聞其賢矜式之迎鄉賢祀春秋公生於萬曆戊戌六月十五日卒於崇禎己卯九月二十九日壽四十有二室贈孺人王氏寒窓燈火事公最久先公卒繼室封孺人王氏給諫少巖公孫女亦先公一歲卒子一[illegible]贈孺人出今年十一月日葬衛水之原啓兩孺人之壙合焉是日墓石成銘曰塹太行之尾以緣衛涘其中有宮淵靜則祀河流湯湯高堞如彼是安是依而丘崺崺曰廉且貞嗣人永矢

周公清慎之風宛然可掬沒後闡揚古人所貴乎良友也一銘奇古眞可以傳

胡母太安人墓誌銘

太安人胡母京師人其母之姊適光祿大夫馮公因徙河南吾母王太安人厭世先君子聞其嫡內則克中饋娶焉母知大體重和睦妯娌子侄無間言庶母郭攸遺女幼撫之如已生及笄裝送皆手爲治備不孝筮寬州再移焦穫烽火逵城頭不能迎先君子奉蔬水歡母勤事晨夕訓太康武陟兩庠士文教宣敷無風燭之憂者胡母力也不孝爲諫官母受覃恩封母太孺人

先君不祿母躃踊立僵者再時遠近哭者鱗集車騎塡閭巷母內外備供具理盤飧無缺失大事以襄癸未之冬賊渡蒲坂　召不孝治兵與母訣賊騎擾河北母抱我三月之兒北上時京師戒嚴賊騎已突彰義門家人要於路白母願保孤延血祀惟母是託母泣囑予婦王安人由天津趨京師而同妾陳氏冒風塵冲矢石引數健僕而南越青濟渡淮泗抵吳門中間犯波濤烽烟歷人間未有之險母從容指示無駭亂四月而達蘇州適會吾兄弟於三千里外其有膽有識雖丈夫不是過也及留都再被兵偵予集義商山率家僮出城闉渡江奔予於商城之金剛山揮涕言曰若爲國家出死力我等徒累爾今以兒付爾我得死所矣不孝感泣因黃蘗義盟絕裾去數日間母同妻妾俱劇病不食予聞急馳中途亦病止棗林母已溘然逝矣哀哉予昏昧數日而始知痛死復生時高氏先母而死王安人又繼母死先數日母語弟應昌曰我不

過九月將去矣應昌諱之癌七日忽夜起家人
問之不語而化先一夕謂陳曰使人告尚書遺
篋有數金出尚書手與應昌以爲歸計不私授
也其守禮至死不變如此予病不能起輿至柩
前一哭時兵火狎至急瘞母於雲峯山下賃石
以記數言不能陳乞名公以久貞珉也母生于
丁未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乙酉年九月初
九日壽四十銘曰　金剛之陽其石磊磊有神
花姑靈爽則祀曾子之義潔堪與匹處瞻松杉之
翛翛愴先子之窀穸
女德靜淑而更兼精詳是爲難也古人重內
匹之助如母何乎尚忝焉

亾妻王安人墓誌銘

予妻王安人之亦也藏其骨于雲峯山下敘其行狀比之古烈女猶鄹若備嘗云婦爲吾母太安人女侄幼而孤家鮮兄弟與母王節婦隻影相弔及笄以侄從姑厄盤洊辟無不克勤姑而師也是以吾母于諸婦中尤喜訓誨子少知學不喜問家計凡物用衫履缺則安人白其母爲備不以告然執婦禮甚謹雖阿母旬月不一私省是以節婦篤疾竟未及面訣而沒安人奔喪

盡禮內外襄事不異有子焉婦兩舉男子輒殤甚哀骨立辛未余得雋從至燕旋筮清澗爲流氛窟穴親友哭泣相送訣而出門氏曰勿以爲念有不虞我就木耳家書不通者三年改調三原乃挽車之任日以愛民惜福爲勸及考成封孺人入爲翰諫封勅者再安人貴而愈下翟幃之服祭祖父母外再不輕御與僮僕操作如平時見美服鮮食則恚然待媵妾寬而有禮從無嗔怒而媵妾化之亦無不恪事安人者予丁父喪拮据大事細微必舉內外咸稱焉及罹國變氏與胡母誓別時胡母以存孤值賊薄京城氏避亂與薛祭酒母子同主涿州相國家予起義河朔殲賊偵知氏所在遣僕小車間行馳留都與胡母幼子相聚眞隔世矣未幾南京陷氏同母子奔予於商山數驚兵燹見則洒淚曰以子付君事畢矣未幾氏與胡母及兩妾俱病先後俱沒然妾高氏先卒胡母繼卒有族祖亦卒氏臥床尚經紀諸喪事歛含殯塟雖不能豐克盡

禮然一一得其所安又遣置幼兒別所囑陳氏善保焉余病少間輿而往氏對余曰我逝矣問兒狀泣下曰善護之遂不食而絕嗟哉安人雖貴從余遊者不過三原之兩載與兵垣之載餘其餘皆哭母悼殤憂患播遷之日也安人茹苦之日多矣聽孤鳴之嘹唳撫斷絃之促厲余心傷悲與泉土而無極也氏生於丁酉年正月初五日丑時卒於乙酉年十月初八日丑時壽四十九子一欲弘聘雖陳道僉事蔡元吉女陳氏出女二長許聘陝西布政司參議郭浣孫男化熙蚤殤次女許聘國子監祭酒薛所蘊男頡生高氏出安人撫之不異安人葬女寨之陽銘曰

旗山之右水出其谷中有幽官有人靜穆愍矣哉臣爲君兮妻爲夫百折盡兮無寧居

眞切委至非出至情安得如此曲盡宜柳下之誄其門人不能代也

叔鏡吾公墓表

叔鏡吾諱問明與吾父別駕公俱王父者賓公子而叔居仲者賓公曰燈窓畜舍非一力所在命吾父治舉子業而公治生公儉朴勤練盡地力家衆食指百十皆一一供給吾父是以得卒業儒行以明經起家至別駕公力居多余爲三原令入計時寇氛克斥所在戒嚴夜過公公驅庄頭數十燃炬舞槖迎道左至則聚族高會歡甚及庚辰之夏余在兵垣聞公病痿痺急索長

安名藥寄之延半月卒不能起于辛巳季夏遂殂痛哉余竟不能視其棺殮搥心洒淚也十一月奔吾父計倚廬泣血不能出戶越明年乃憑其葬處而哭三月從弟組彥乃始請立貞珉表之嗚呼余何忍表吾叔哉公負性亢直少所曲同而雅抱幹畧凡邑中有大軍興大徭役輒咄嗟立辦尤善經紀家務殖生產于友朋相接侃侃然不能容人私鄉里惡少年多憚之而遇窮乏則仗義好施不屑屑于責負少學書不成輒棄去邑長令聞其賢徵爲掾曆三考所在以幹辦名上吏部授冠帶將以矣行取授職官輒又棄去曰吾豈爲五斗粟折腰耶以布衣終其身焉嗟乎周官謂儒以道得民吏以治得民兩者金濟上世以來往往有積功簿書致位宰執者公生不逢時乃奮然而治律及學成而又棄如敝屣其進也何勇其退也何閒視夫迂儒老生垂首牖下矻矻終身萬一僥倖功名又以官爲家沾沾不忍去其爲人相去何啻逕庭哉公生

于萬曆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時卒于崇禎十四
年六月初一日春秋六十有七辛巳八月十七
日附葬于朱佛村之祖阡
情至文生自覺眞切讀一過髣髴一獨行隱
君子躍躍筆墨間也

先考別駕公行述

嗚呼先府君之棄不孝輩也於辛巳十月之十
三日至三十日而訃達京師痛傷瀕死長號跣
行爾時東事方殷于次月初九日奉旨得代即
于是日號奔于二十四日抵家憑棺而哭越明
年四月遵遺命卜葬王嶽營之新阡乃綴拾遺
行期邀惠於作者以垂永世痛念不孝自辛未
入官在清澗者三年在三原者三年邊沙兵火
迄不敢迎養以貽先人憂丙子入計過先君武

陟署中甫一日而北上候考者又二年至庚辰四月先君始視不孝于長安受覃恩與蔬水者僅五越月于九月言歸嗟乎不孝入仕籍十餘載親事吾父者半載耳其遺言遺事卒從昆季私識中聊備一二不孝負先人多矣今欲敘而中咽不知涕洟漬漬也府君諱問仁字含惺別號心吾先世家廬太山洪洞下文皇帝時移右族以實河朔有得山公者擇新中之送佛村居焉人稱爲張二老至今猶傳爲送佛張氏云初徙時予田一區耒耜井臼皆取辦縣官再傳而名聚聚之子敬魏敬魏之子五老五老之子俊俊之子鑑鑑之子伯通伯通之子江江之子行高行高生耆賓耆賓公諱登是爲先大父至德懿行鄉里化之邑長令慕其義白上官敦趨鄉飲強而後出龎眉皓首邑人士矜式焉生子四長卽先君生而異敏耆賓公愛而奇之謂曰吾家世耕讀穮蓘韋編非一力所任屬若弟治生而爾專舉子業先君蚤歲卽肆力於學與同邑

賈中丞郭大叅同筆研服習博士家言爲文章
滂沛有氣勢每讀書至夜分耆賓公聞書聲喜
而不寐曰吾聽此忘倦也初就試霖寖李公大
器重之後每試輒冠天啓丁卯以明經上禮部
猶與兒輩讀書論文不輟也辛未不孝成進士
選清澗其時鄜延諸邑殘半罹寇禍經賊巢千
餘里而後能達親朋送者盡一哭先君獨以義
勸勉曰急之任讀聖賢書政爲今日不孝單騎
就道不敢顧奉先君之教也未幾先君司訓太
康貧生束脩盡祛之且爲食以飼謁者捐金修
先師廟及序次先賢儒木主舉名宦表節義時
流寇薄城長吏暴卒邑中大姓捆載思逃公急
請巡方嚴治之乃定與諸生徒步登城流矢集
女牆如蝟公指揮自若城賴以全上臺雅重公
強以印務有吏盜同舍郎物詭他人名質錢乃
察黜衙役而陰令當家識之其人服辜軍興急
需漕米三千移檄取之公歎曰催科非吾事也
召諸生里老勸諭之立辦陞武陟教諭值鄭世

子搆禍一時投獻者殺人如戲有楊海者捷平民於市且欵長吏捫舌退公奮然曰天道神明人可輕殺如此乎乃集生徒倡言當道抵法焉鄭罹法先君乃免訓導王祚宏卒于官貧不能其時道府皆以抗直被訐奪其官公懼不保及歸約諸生視存日贈賻襯得還沁水木橋歲一易脩採民間雜樹無算里中苦之先君立義社助值以爲恒長令至今因之不孝在清澗時數月不能致一家信間于烽火中得先君手書必

日國爾忘家無念老人爲也且于康大行經過寄數金于不孝語之曰吾分廣文俸以餉縣官使吾子無內顧耳嗟乎此言猶在耳也及不孝被徵過武陟署中先君出衣衫示不孝曰向爲念子淚濕幾盡吾恐不言急國事也痛哉戊寅擢真定別駕適值覃恩公曰古者七十而致仕吾願畢矣辭官就封意翛翛然一時名公卿咸爲詩文送之不孝改垣時濟南新陌當是時言者語涉中樞輒先後得罪去不孝拜命即具牘

濟之罪一疏然深懼貽憂老父作家書慰安公
曰知無不言諫官不當如是耶不孝在垣凡具
一百二十疏從無忌諱先君之教也家居遇荒
災竭力蠲賑全活衆邑中有大事長吏每虛已
諮詢無不中肯窾然時時畏天畏人雖屋漏閒
處兢兢如不勝者製儉約與同志相勗食無兼
味衣不敝盡不更易也晚年自著其得力曰每
事從心簡點爲悔悔即改過之路吾心到處提
醒爲悟悟即遷善之門先君平生學問在此二

字故自號心吾蓋有所本云辛巳秋聞先君微
恙急遣价往視隨得手書云微痢無傷也不孝
索長安名方製藥餌馳至先君呼至榻前曰無
害又手書事君事親忠孝一理戒勿憂豈期越
數日而遽奄棄耶痛哉時十月之十三日也易
簀時兄縫彥紳彥弟繼彥皆在焉遺命祭奠不
用牲醴蓋終身戒殺臨逝猶篤云先君生于隆
慶五年五月十二日卒于崇禎十四年十月十
三日享年七十有一歷官眞定府通判封文林

郎兵科都給事中先是娶李母無所出蚤歿追
贈孺人先母王氏爲蓁城縣教諭王統孫女勤
儉恭惠親造井臼晨夜不息遇臧獲肅然有範
家衆食指百十一取辦秩如也甚喜讀書兒
輩自學塾歸必問一日所課習何書少怠則呵
責之母而師焉先母生于隆慶四年八月初七
日卒于萬曆四十四年八月初五日享年四十
七先是不孝于三原考績贈太孺人爲諫官遇
覃恩再贈太孺人生子四長縫彥選貢生娶李
氏明經李中實女次紳彥光祿署丞娶趙氏明
經趙世則孫女次卽不孝縉彥也辛酉經魁辛
未進士歷官文林郎翰林院簡討兵科都給事
中娶王氏諸生王萬善女累封孺人卽先母之
女侄也次繼彥娶郭氏諸生郭之垣女女一適漢
中衛經歷吉永祚男生員友韓庶郭生女一適
明經杜如松孫男生員士棫孫男二長欽含
廩生娶郭氏伏羌縣知縣郭在德孫女次欲蓄
未聘孫女四長適青陽縣教諭趙薦賢孫男生

員泰址次許聘西寧兵備布政司參政郭浣孫
男頌熙次許聘翰林院簡討薛所蘊男頴生次
許聘丙子科舉人任文朗男徵茂先母卒後繼
娶胡氏封孺人將以今歲四月合葬城南王嶽
營之原不孝泣血綴述惟明公哀而覽之賜誌
銘先君子將借立言存不孝感且不朽

撰家乘不難備事而難於悉情讀一過嚴訓
世澤節節可思於此反覆低徊不動蓼莪之
感者必非人子也

兩義俠傳

張一方大同人善騎射貌瘠而骨勇望若饑鷹
少從曹大將軍文詔勦賊秦晉間所在有功大
將軍沒從豫鎮陳永福守汴城迄全陳降賊張
從之私心竊計可得當以報國家及賊破京師
一方怨懟欲自殺值賊分營薊遵間乃逸去雜
亂軍中潛結西邊豪傑以圖舉事余毀形吞炭
遇於龍泉關見其詢單懷道路詞氣慷慨慨形貌
古怪心異之陰與爲伴至太原余病困一方攜

酒觴我一似識我而故不敢言時座中有帝李
賊者張嘷之曰瞎賊耳不足膏吾亦何帝爲余
矜重其言然恐其嘗我翌日邀而飲微探之義
槩如山予急掩其口屏人告以故伊大感動與
敘譜牒先世籍皆洪洞遂爲兄弟云時賊將軍
索我太原乃與張謀欲亦賊洩怨張許可夜與
其友蔡元吉至曰殺賊易耳然非鄶符不能出
虎口兩人乃投僞將軍永福永福差河南兩人
喜報我遂蓄亦太原之小店以待賊及予啓行
賊疑越小店而走晉祠予既去永福亦疑兩人
留驛符不發張忿甚乘騎出欲自追予爲門者
所詰奪其騎張不得已而返受鞭朴及予計脫
奔豐峪山旬日着黃冠走盤駝其時賊騎追捕
甚急盤駝皆土黠炙人肝而食里媼曰非兵騎
不能度余困甚聞馬蹄聲起視則一方與友元
吉也永福留二十日不遣遣則與余行相值天
鑒苦衷有可言者張適懷慶予適共城兩爲號
召闖江南立帝遂南渡爲防河者詰獲賊首遣

僞將馳千騎來捕張偵知糾元吉假庄頭潛至一方自此常在予左右矣僞將見捉刀侍予者忌之予曰吾弟也遂散財潛調太行諸雄稔中匿鐵椎進城以數百計僞將見予遲不發露亦相向張瞋目視之賊懾服不敢動八月六日義旅集矣僞將先一日勒馬貫矢出門張覺其有變刺一人奪其馬射斃數人遏僞將大巷中以刀擊諸雄背言曰爾一敗皆殲粉矣前突之盡殺其黨擒府縣各僞長與余登城而誓乃入行山之吉崗黃都尉來龍互戰不勝張乃下馬入林叢中伏射殺其長賊遁收聯各郡子弟以待大清云一方年三十八未有嗣舉子方三日從予南下欲留任共城一方不顧令妻抱持乳臭上馬馳驟卒中風瘍張至雎陽士大夫咸慕義槩相爲傳說或竊視間攜榼以餉張真率接士大夫甚苦輒揖而退與里巷屠狗飲陸博投壺竟日夜無倦容是以落落寡交殲賊事聞授副總兵駐兵雎陽患疽醫百方不効伊又日啖犬

肉燒酒無少節壽大如斗潰血而身逝先是張
從予游蘇門見百泉叫快因自號百泉云嗟乎
古荆軻義不事秦勇振于庭聶政殺韓相爲知
已死或未合于大道如一方者傾蓋而逢便聯
壎篪匹夫奮劍風掃三郡大同可謂有人哉余
揮淚塋之墓在雕陽城中

蔡元吉懷慶人始祖從　高帝戰有功授懷慶
衛指揮使元吉倜儻不事生産薄武官不爲入
弟子員粗知大義又輒足高而業不精獨與大

同人張一方交善忘形骸敦節義一方乃于其
庄上家焉常隨陳將軍永福遊賊掠河北永福
降元吉避難隨永福自匿至燕雲度紫荆龍泉
經太原皆與一方共余時訂義太原值賊守將
擁兵環視閉關城下令云自北來者皆立招撫
旗下若欲擒者計無出忽聞砲聲云陳將軍之
任元吉躍然曰必永福也往見之夜下楗收同
伴入城遂免于難度柳樹澗有山中豪范氏嘯
澗尸兵將商民無得過者元吉素爲知名片紙

檄之即具盤飧護送其爲諸豪信敬如此談國變輒吁嗟涕溢裂眦衝冠不欲與賊共生與余合義日即指子女聯姻高其節也殺賊後南北交鬨謀所往曰西蜀小邦也武侯趨之遂引騎而南仗劍下土寨數十餘疏其事授監紀推官陳北上時營中有豐而黑者過予舍喝吒諸僕索劍器車馬羣僕驚逃實陰爲保守無恙及起義殲賊置酒高會諸僕稍稍來集指蔡曰此即向者賊中豐而黑者何爲上坐元吉大笑縱飲不顧其不羈如此後投

大清失事上官逮死其時有秦衍祉者舊都司也不肯仕賊集兵與吉士栻同舉又諸生王啓宸耿纘緒招南鄉義勇數千與一方元吉會新鄉助予亦聞指揮之風而起者與

兩義俠可無愧智深而勇沉矣至寫事如生不殊龍門之傳刺客也義氣相從正如有荊卿即有漸離有侯嬴即有朱亥二子合傳豈偶然哉

福藩卹典召對

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流寇攻破雒陽郡城雒陽者福藩封址也

上憂切藩屏嚴旨馳察該地方奏報止及世子流寓而福王夷傷不肯顯言然長安稍稍傳聞矣縉彥先具疏入告并糾內外當事諸臣方得旨而按臣高名衡之報亦至二十三日再具親藩罹禍甚慘一疏恭請遣官優卹慰安世子等事疏上次日　上召輔臣范復粹張四知謝陞魏

昭乘陳演駙馬都尉冉興讓禮部林欲楫蔣德璟王錫袞兵部陳新甲禮科葉高標章正宸李煬陰潤周正儒兵科臣繆彥來乾清宮臣隨諸臣後祗肅而入候於平台之東直房少頃中使傳賜茶餅踰時內臣導引繇乾清門入循殿階北面傴僂而行至東穿廊外少候隨閣臣進上便服御座各官行禮如常儀再拜問安謝茶之身上負祖宗之託以致天下多事禍及叔父

上答知道了　上諭諸臣曰朕以負罪積愆福王遇害按臣已有報來夫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叔不保皆朕不德所致云云言訖大痛掩袖流涕諸臣俯伏叩首俱各淚下輔臣因率各官認罪　上曰卿等不必引罪在裏邊的引罪那行間文武却該怎麼樣輔臣又言氣數使然以慰　上心　上曰此乃人事不臧豈得委之氣數因命都尉諭以收殮福藩安慰世子尋察官眷及王府內外官紳一切繼後襲封與王之居址等事都尉承旨訖輔臣前奏河南之

變起自饑民叛兵懇請賑濟因及都下食粥饑民聚至千萬當設法遣歸原籍等事　上俞允之因諭二麥成熟雨澤沾足不求散而自散隨命起來各官分東西序立　上召臣縉彥臣跪奏曰雒陽失陷親藩所在關係甚重樞臣遠在　上曰可將爾前日疏中所奏當面奏來臣謹川中調度全無臣見撫按塘報俱有隱情臣河南人也聞孟縣人郭必信自臣鄉來說在孟縣親見世子孝服因而知遇害是真且聞遇害時有內員崔升相隨從臣對聞有王府官數人校尉三四十人世子初出流離之況即衣履亦不蔽體　上聞之長嘆淚下臣因奏福王與德王事體不同德王身陷異域福王身奉社稷守國大義與日月爭光　皇上至仁至孝凡飲祭慰問都宜從厚　上曰你這本說的是又曰此該科第一個疏隨命起來　上召禮部禮臣恐福王遇害未的奏當行察　上曰與他本看內臣將巡按高名衡本

取付禮臣輔臣因奏此報已的不必行察禮臣閱畢蔣德璟復奏曰福王遇害是的又奏言宗室之賢者固多等語　上曰且莫說了告廟遲不得部中具儀來行輔臣又奏福王殉義宜立廟四時奉祭從難各員宜從祀配享　上諭禮部知之　上召禮科五科臣俱跪　上曰朕差一員前去如何遵行都給事中葉高標奏適間　皇上所言已盡待到地方相時勢遵行　上命各將職名奏來五臣各具職名奏訖　上曰各抒所見右給事中李焻因奏流寇披猖多年不結當另遣大將責備督輔蚤結勦局　上諭以言官論事當設身處地調度在千里之外不可以愛憎起見又諭以朱大典即是大將等語又章正宸奏　皇上至仁至孝福藩優卹宜厚之事內引賊自四川來意有所責備樞臣從旁駁之以爲賊自秦來是以語有未竟而中止次陰潤奏兵事賊情皆兵部兵科職掌臣禮官也　上曰錯認題目了陰潤隨條上三事再次周

正儒奏優卹事宜諸臣已言訖勦賊宜論全局
等事　上召兵部臣陳新甲因逆獻透出巴達
責備甚嚴有卿部職司調度賞罰要正要嚴不
得模稜罪無所辭之語　上又言華左等賊立
限稍寬半月一督責亦不爲過樞臣承肯引罪
畢起　上因語輔臣闖賊南去李仙風領兵北
來明是規避又言高名衡前報福王尚在今報
遇害也怵亂了　上又問世子諭扎內言殺王
戮官河南更有何王輔臣皆對不知　上再三
言之臣繙彥因跪奏正月初三日賊破永寧內
有萬安王被殺係周王參論緣事郡王　上顧
輔臣曰就是萬安王采鑉了是周王參論未結
如何前報從賊該行察臣又跪奏雒封失陷凡
王府宮眷內外官紳士民焚劫甚慘此時賊雖
出城生者無所養死者無所葬傷者無所治
　皇上已發河南賑濟銀三萬兩合無先動三
五千兩專濟雒陽收拾餘燼以救燃眉或別賜
帑金仰請　聖裁　上曰河南到處饑荒別處

[illegible]起身五日[illegible]臣承旨叩首起少頃
再賜茶諸臣叩頭謝訖各以次退　上次
科臣葉高標前去賜監臣王裕民都尉[illegible]
科臣葉高標各表裏銀兩有差云

議樞輔召對

崇禎十四年三月十六日臣縉彥因襄[illegible]
具申大法問大罪一疏內言督師楊嗣昌
縣一敗賊奔突陸路督師乃水路逍遙于

爲失機於朝廷爲不敬故破十縣爲蜀失事之
終首陷藩封爲楚失事之始又言中樞當爲皇
上執法兩藩失守大法未伸豈以曾受督師推
轂故囁嚅不言查樞輔在部時有覈實剿撫功
次一疏首罪洪承疇首功熊文燦至今功罪一
紊用人行軍到底受害等語于十八日奉旨這
本說的是自督師以下調度失宜巧言善欺疎
防玩寇文武各員該部即遵旨按法議罪其時
樞輔久承聖眷言者輒廷杖削奪此旨初下中

皇帝之心明高皇帝之法一疏請下五府六部九卿科道會勘內言兵部身在事中以[illegible]身定他人之罪保無寬假其間以陰爲自解等語云方在候旨間一時舉朝動色爭上彈文于是吏部尚書李日宣等左都御史王道直等戶科都給事中傅鍾秀等以及部署等官皆具極言樞輔之惡語多過甚于四月初三日

上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入乾清宮見如常儀上怒甚諭曰楊嗣昌係朕簡用用兵不效朕自鑒裁況尚有才可取張縉彥一疏原係職掌從公起見舉朝各官見朕有議罪等旨輒大家排擊意欲沽名如有忠直何不先具參疏待兵科參本下部紛紜不已本該重治爾等又說朕庇護嗣昌姑饒這一遭其各疏留中不發諭爾等知之于四月初五日縉彥疏下奉旨楊嗣昌已有屢旨了自是部議止待罪督師并督師回話一疏亦等閒沉閣矣

崇禎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上召吏戶兵刑工等部都察院併吏戶兵刑工等科掌印官來平臺其時閣臣張四知謝陞魏炤乘陳演先至少頃吏部尚書李日宣兵部尚書陳新甲刑部尚書劉澤深工部尚書劉遵憲左都御史王道直戶科傅鍾秀刑科楊鎮原工科尹洗與臣縉彥次第至侯於平臺之東廊蓋閣臣范復粹以清理戶部李待問以告病吏科吳南灝以詿籍故俱未至也移時中使持餅餌茶湯口傳　上賜少間　上御平臺閣臣率諸臣叩謝如常儀　上召吏兵二部吏兵二科尚書李日宣陳新甲及臣縉彥俱趨進伏謁　上曰督師楊嗣昌病故已真楊文岳高名衡俱有報來軍前一日不可無人昨兵部稱丁啓睿堪任他見在軍前但不曾見得他面未知果是如何你二部用人職掌當面奏來冢臣奏對大畧謂丁啓睿素負才望以臣之諮訪合之輿論咸謂

可當大任樞臣奏對大畧謂啓膚出閫兼則當甚力且秦中賀李之兵素所練習見在軍前更代爲便委堪大用　上曰張縉彥你也奏臣承旨謹對丁啓膚縣漕關道而秦撫縣秦撫而秦督倣道時守關禦盜實是敏幹之才及爲秦撫也有小提零級然未見大創雖無大功亦無大罪新推秦督爲日尚淺然全未見其戰功至督師之選責任更重局面更大臣誠不能保其終樞臣又奏用丁啓膚不過謂兵將相習與就近受事爲便等語　上因納之召都察院問按差考選及行取鄉貢等事憲臣對兼差仍差及見今按差乏人等事冢臣又跪奏鄉貢行取人少不因資格只爲錢糧考成要責成撫按起送體無准狀之體別衙門參送太多等語又奏鄉貢不獲考選之因　上召刑部刑科問封疆諸案蟄結及監斃人犯等事刑臣奏對大意謂臣部有問罪之殿工城樓等事工臣對以錢糧物料約有十之

四分等語樞臣再四奏救錦勦寇事宜及請軍
前賞功弓箭等事保薦原任尚書傅宗龍刑臣
亦贊之　上意似爲轉圜隨又保薦原任巡撫
孫傳庭　上未俞允然旬日間而宗龍即補三
邊總督矣

議留戎政印務召對

歲辛巳成國公朱純臣因祖陵察勘之役請以
戎政印信攜往于五月十六日奉俞旨矣樞臣
陳新甲不言臣縉彥即日具戎政壯宸居之威
一疏大畧謂戎政印信自嘉靖庚戌邊事而設
先臣趙貞吉謂當藏之內府有事則命將掛印
今一旦有非常之調遣遠在留都似非長便云
云　疏上十八日
上召成國公朱純臣新樂侯劉文炳禮部尚書林
欲楫戶禮兵堂上官及臣縉彥來中極殿爾時
四閣臣與諸臣俱至叩見如常儀　上召欽遣
三臣諭以秉公察勘及嚴禁騷擾外廷有紛紛
議論等語又諭欽發銀兩接濟公用等事諸臣

原件短缺

P.74－75

承旨訖 上曰護漕剿賊不過是帶着做的若當正事去做便將察勘誤了如此說來印信也不必帶罷成國奏沿途所帶兵馬非印信不能彈壓 上曰兵馬係卿素練的本管的官焉有不聽節制之理成國又奏行糧關支非印信恐各州縣不肯應付 上曰戶部自有糧單也不用印信成國跪奏不已 上色變成國奏云如不帶去請繳進內府臣無罪非削奪也 上曰着協理臣看守他啓用不得待回來還是你的平西吳薊督王密鎮唐合力一戰不可閣中諸公以爲當奏請旨商酌即面奏

上深然之令兵部補本本上發票出旨閣臣陳演以爲不可出揭爭之云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警寧兵萬不可調

上乃下諭召五府六部九卿科道赴閣會議朝論有主不可調者有恃兩可者有主遷國南京者反覆利害以爲京師與寧遠孰重賊在城下與寧遠孰急其時主急調者有朱成國倪鴻老金

豈老孫北老等議合遂繳議單　上批出旨云兵部議是又發票到閣陳贊老又具揭以爲外邊督撫未必來亦當僉同乃請聖諭一道差官前去及取回奏皆以撤寧援京之便外議同然始得旨去平西吳設法航海移城器械兵馬人民都無所失于三月十三日進關請馬一萬安歇家口五日遂無及矣天乎人乎上深明利害卒悞事機臣等粉身不足贖也

卜兆紀異

歲辛巳余丁先君別駕公之變泣血歸來越明年正月將卜地于西原聞長垣杜月湖孝廉精堪輿言往聘之念日抵余家憩一日策蹇以出周視近鄙少當意又次日偕郭公望趙敬臺郭漱六汪用襄及余兄弟再出西郭乃得於衛河之陽去高村半里許其右有老子菴崇岡峻阜高可數十丈孝廉指畫龍脉鑿鑿可聽以爲此地具有鳳形以菴前二里之高岡爲鳳首以菴

爲鳳脯以所得地之左右沙土爲鳳羽翼又聚米成圖以極其形容然余視之不甚了了心疑之余兄弟復從孝廉遍覽城之南北遠者二十餘里近者十數里其少所當意如前孝廉乃決意西原地于念九日區畫方徑約余同往其日晨起孝廉語余曰此地甚美是夜我熟寐若有大呼者三驚起命价燃燈相向今日定穴爲神所示也其時同往者余兩兄吉端木等引繩削木依癸丁爲向穴在桃李林次壘石爲表余視之仍未了了若有格余意者甚疑焉孝廉乃乘馬向余兄弟一一指點之指某某阜土曰此三台星峯也言訖西行突有異風盤旋傍馬首而起飃擊樹葉習習有聲同行者數十輩却立相視乃邀孝廉視之孝廉大駭曰吾輩隨風而行言巳風微動徐徐而南直至所點之穴後五七步許而沒焉咸下拜長兄曰是必余父神者先告孝廉曰是或鬼神指引上穴余獨疑焉曰是或前代公侯將相舊塚攸居耳然地巳定矣孝

廉翌日東歸是夜余夢貴官三人邀余至一處曰武場余麻冕爲襲黑帕曰禮宜爾方席匡坐皆壙磚陳列瓦器酌以冷泉余不敢沾口一官人起自執瓦豆注之氣蒸蒸然及口亦冷不能飲余請姓名曰鐘也導一陰陽生至曰此子可恨驚而寤寤則長兄蚤至且餞孝廉行余以夢告之兄隨詣孝廉孝廉大懟曰是夜我有噩夢子知之乎因語兄以赴神召至處所有長几書卷被其侮聞大呼曰絲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長兄曰吾子且勿言恐涉附會試見家給諫言之孝廉即過從相詢聞余所云鐘姓者與鐘鼓二字合愈益駭因知前日大呼三者非偶然也停驂不敢去余兄弟爲位拜神以另筮所向得南即赴城南遍訪二日無所合孝廉約吾數輩各任所之見似者以告初一日自脫膊寺散行半里許聞孝廉招呼聲兩兄急往余沿寺而西至一地山水龍虎恍然若得余立馬顧盼語家僮曰無踰此矣語未竟見孝廉馳而

來語兩兄曰大奇大奇適又見旋風所指卽給諫所立適余招呼葢爲此也然盤桓日晡竟無所取乃再卜址于城之西隅規方粗定擬初二日將發矣是夜孝廉復夢至一處林木茂密有刻碣曰眠弓旣長土木乃昌一中大可俾壽而臧雖心異之然不解所謂因語余再過城南見僉院賈先生之墓有大水數道土塞其下曰此上必有大地遡脈尋之節節稱善曰蘆鞭龍也龍氣最爲貴重細審之卽前日孝廉所見旋風余所立馬地也令透出其背遠遡而始見之奇矣奇矣其地正在縣南前後有兩墳拂碣視之乃明威將軍臧氏新舊塋地也後墳有大楯數十本地在中央一中大可俾壽而臧何奇符與余生平不喜言神鬼事此事先隱之然風則衆人共見夢則兩人同符曰鍾曰南曰弓長曰土木曰中曰臧皆先言而後若相符卽有不盡解者俟之異日而鬼神之道實不敢誣矣余乃爲文致祭鍾靈之神而定先君子窀穸焉

以奇筆寫奇事磊落可觀益信天下事俱非偶然計量之私無所庸矣

文徵 令三原時合酉音社作

九十之春光已老歲駛難留三千之桃浪初溶雲鱗可濯感烽烟之未淨急文德之聿新樽俎折衝胠陣欲驅鐵馬甲兵可洗墨瀋蚤蕩銀河盛典作人遠布自榆關塞外古堂道地欣開夫華嶽池陽佳氣矗龍橋烟批雨抹入眼無非快種晴光瀰嶽嶂翠黛嵐橫揮毫剩有清供憲檄飛來曳春風而入座英雄崛起先蹙弧以登壇蚤延王盟于其中端侯大士之至止來聽黃鸝

求友不須袖裏雙柑竿看赤鳥飛皃待有懸中
一榻斯文氣色肯教趨趁起乾坤吾道光華長自
歗歗星月題橋有志士奮祖鞭折節無從吏慚
匏繫雲箋四出喜浚旌之遍樹三秦月鑑同歸
知豐芑之重光兩漢策名以告敢煩名邑搜羅
秉筆以迎庶便東人灑掃

艷藻驚飛可擬太白宴桃李園記

討賊檄文

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張縉彥衛胤文李政脩
魯宗孔沈奕琛解居易李昇王紫綬孫麟徵紀
國相王家選史燦麟朱郁文蔡元吉鄒世芳李
一鶚王啓宸張養素郁英董襄李發藻趙賓郭
光復吉士栻趙完璧李清張一方夏時亨李之
煥李炳文等檄爲號召忠義共誅賊首以洩神
人之恨以救蒼生之禍事闖賊李自成以馬夫
賤人鼓煽饑民流禍數省憯及至尊天地爲之

震怒鬼神爲之飲泣彼方恣肆得意稱王稱帝而不知斧鉞之將及其身也今平西伯五月一戰千里宵遁魂消膽落然尚雄據豫晉誅鋤士紳殺戮黔首民怨神恫罪惡貫盈臣焚香哭告

先帝殺其僞錦衣官楊濟聖姚英等斬其從軍七十餘人糾合義旅數萬遂舉三城克殲賊三窟猶深百二自恃豈不謂泥丸可封首領可保哉孰知天厭其惡草澤中人將取而戮之試詳舉其罪以告天下我朝恩澤三百年上有明主闖賊以米脂流民不念生成之恩逼

先帝不得正其終此千古第一惡文武舊臣或罹炮烙或遭凌遲一時士庶所過寸草不留寧武一城全酷五都錦繡一炬烟飛張義門內尸礫滿地此千古第一殘兵馬乘遭坑殺此千古第一暴縉紳比餉百姓搜財即賊營兵丁搶掠銀物輒復搜括此千古第一貪

寡婦處女按戶搜報馬上車中紅顏破啼此千
古第一淫鵰翎魚膠盡派窮民鋼鐵牛觔亦入
地畝此千古第一虐初誘百姓以三年免徵後
輒百端催科初誘百官以任從自便後輒一
拿解此千古第一詐已得京師又貪山海不知
東兵勢大一敗而亾此千古第一愚山海一戰
慶都再戰數十萬軍不敢回頭一望金銀幣帛
拋棄滿路騾馬什物堆積塞途此千古第一懦
奔過固關驚魂稍定乘輦而出以誑百姓此千
古第一羞攻圍汴梁射中其目遂爲瞻賊此千
古第一陋手掌之地改元僭號老本諸賊僞授
公侯此千古第一兒以上罪惡罄竹難書蓋朱
棄之重出黃巢之再見者也凡我文武官員宗
侯族姓紳衿黎庶以及山林隱逸之人念千萬
姓之深仇奉十七帝之靈爽或在行伍或蒞地
方或一成一旅誓血而西或十步五步一七洞
胸或效秦庭之涕淚忠感大邦或監楚戶之旌
旗勇先函谷共勵忠赤必馘大憝永垂名于青

史洒遺恨于　先王通都大邑城塞山川咸使
聞知謹檄

河朔殺賊始末小序

彦以旬日中樞丁國大變才既鈍短時已倥傯
痛哉辭墓出門時已永訣母子昆弟矣朝房終
制故任而未任公廨授纓又亦而未亦天乎何
沉孽纏綿使我至此極也賊使牛金星說降具
揭罵之賊于是使權將軍張能加刑拷矣制將
軍王愛臣施羈縶矣降賊內官王德化加囚辱
矣傷哉此際絕吭何難儲君尚在血誠未了亦
亦不足塞責耳乃結義人劫之于途混迹于亂

軍匿名于深山變形于黃冠苦楚于跋跡決計
南渡誓志報復又被僞都尉詰獲于儀封押解
于延津僞錦衣又追捕于新鄉千众萬众隻影
間關痛哉此時自分罵賊而众所志已矣書述
變歌于書壁與衛紫岫訣絕翌日即破家呼義
捨身撲殺幸而義奮雲集遂殲僞將賊兵數百
人昭告　先帝大監旗麾晉豫響應連舉三郡
彦謂此時苦難堪矣一面馳奏一面挺身面
清朝諸固山犒其師

大清爲明雪仇也孤臣孽子所謂極難雖殺賊滅
忿未補毫毛而母祖妻妾流離客众家破人亾
萬劫未盡謹將疏檄歌札信手記之以誌吾罪
爾

山中授揭

揭爲遵　詔歸誠有懷欲吐謹述聯絡顛末以
求代題事竊以運際改革何代無之其時臣子
或一死以明節或留身以報國或效秦庭之哭
以復讐或守西山之薇以茹苦總以自盡其心
不遑他念也自闖賊肆虐慘及君父
大清興兵舉義用殲兇醜凡明朝臣子食此大恩
鮮不以事　先帝者事之此職與普天率土所
同者也然而棲遲山中越有歲月尚待重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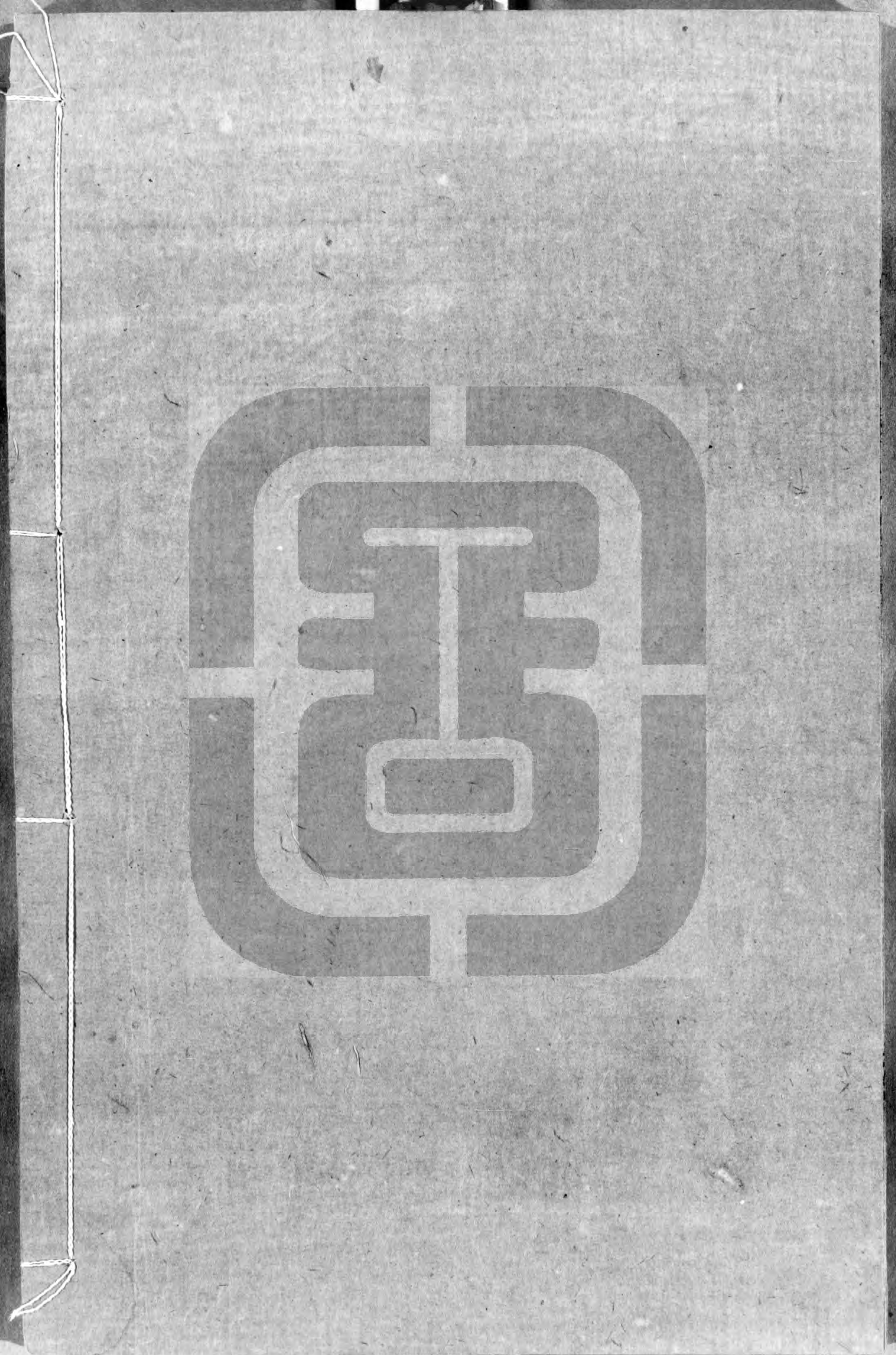
命豈有他哉蓋有所望恩而旦夕祝願耳今內
院洪　恭順侯吳　皖撫院李　總鎮黃　河
南撫院吳　按院寗　湖廣軍門佟　督院江
馳札相召賚　詔前來到職職豈敢遠避自
外於太平之治哉但孤臣苦緒久積未明趦心
號泣不得不備述居山顛末以求代題焉職以
一月本兵痛遭國難繈而不欤受賊將榜掠受
賊臣辱訾然而不欤者以　先帝恩深皇子流
離未知所在欤亦不足塞責耳繭足千里奔訪
無計糾義殺賊誅僞錦衣姚濟聖楊英等而戮
其黨掃淨衛懷會　督
大清固山八月中旬馳至新鄉職見爲國復讐悲
感涕泗面見都督王公脩業石公廷枉佟公養
和禿頼等相得甚歡但知　清明爲一家不知
其有異視也剿林縣之賊官收原武之馮舉義
兵四千及中軍蘇見樂等冊交撫院羅　總鎮
祖　又渡河而南親聯絡許定國等但知　清
明之爲一事不覺其爲兩界也南都聞職殺賊

賫職勑書西剿雒賊嗚呼職爲臣子萬死孤踪
母子在南因間關咨達各院何時不感　大清
之恩哉及馬相疑職北來幾置於法乃入山以
求速朽自渡河以來雖鼓率砦兵破賊於郾城
截賊於南陽未乾片血尤憤闖賊未滅　故主
之恨未消也況遺孽縱橫蹂躪羅田麻城殺士
民無筭近山諸砦紳衿乃聯絡義社爲殺賊報
讐之計困頓流離母祖妻妾盡以苦死臣誼所
當耳今捧　詔而出念　皇子未知所在諸王
盡蒙優禮職感痛忘生思
今上德澤同天地利賴遍四海昔武王克商封微
子於宋箕子於朝鮮亨祚八百古今稱聖焉今
皇上大德遠媲文武暨皇叔父興滅繼絕德望邁
越古今況興義師救明又非克商比也尋訪
先帝之遺胤使世守陵祀而存其血食豈不流
唐漂虞滌殷盪周哉天下臣民不待傳檄而肝
腦皆願塗地即有奉藩服爲名者亦廢然而易
其嚮矣職謹盡聯絡諸砦述其始末以待鈞命

惟台鑒轉賜代題不勝懇切涕泣之至順治二
年十二月　日內院洪　河南巡按寧　具題
奉
旨朝見

又揭

揭爲遵諭已到金陵有懷更求俯鑒事職已具
聯絡顛末一揭蒙許具　題矣　職至安慶撫臣
李猶龍相勸剃髮大臣子既已奉身投誠豈在
髮膚哉但中懷不達削髮亦無益耳適聞舊臣
黃道周被大兵所獲道周爲先朝詞臣直亮博
聞爲事而死亦復何恨但台臺既招撫江南人
心允孚若殺一道周何以風示天下此職之所
以捫舌而不敢語也伏乞俯鑒疏救　職削髮恐

後矣

揭上後蒙有救疏已無及矣